

## 四季物语

## 荠菜青青

程玲仙

这几日的阳光,真是明媚得可爱。我走在田埂上,抬眼望去,田野舒展成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绣画卷。青青的麦苗随风起伏,绿浪滚滚;金黄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开得热烈,亮得晃眼,几只蝴蝶在花间翩然起舞;嫩草鲜灵青翠,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紫小花,别有一番情致。

忽然,我的目光被几丛荠菜吸引住了,它那层层叠叠的绿叶透亮如翡翠,宛如朵朵青莲,稳稳地盘坐在大地之上。羽状分裂的叶缘带着细碎的弧度,像被时光细细打磨过的纹路,朴素耐看,于无声处见生机。有的叶片中间已生出一根细长的嫩茎,茎上绽出了雪白的小花,在风里轻轻摇曳。我不由得低吟:“风送荠香入诗行,春在野外已十分。”

荠菜的名字,自带几分温润的诗意。古人称它为护生草,大抵是因其性情平和,药食同源,能护人安康;村里人唤它香板,形象又亲切,许是因为它有一股特殊的清香吧!

荠菜是春天的信使,也是我童年记忆中最亮丽的一抹色彩。每年春天,我和弟弟便会跟着母亲一起提着竹篮,走进田间地头,寻找荠菜的身影。我弯腰采摘,指尖触及叶片的温润微凉,鼻尖萦绕着淡淡的清香。弟弟则在田埂间奔跑嬉戏,一边捉蝴蝶,一边哼唱着不成曲调的童谣,笑声回荡在田野间。

摘回来的荠菜,被母亲细细清洗、焯水,做成各种各样的美味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,吃着荠菜做的饭菜,聊着家常,暖意融融。那一口清鲜,是山野的味道,更是家的味道,岁月的味道。如今,生活节奏加快,学习的、上班的都很忙,父母年纪大了,腿脚又不便,想一家人一起摘荠菜的机会恐怕少之又少了。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田埂间的欢声笑语,忘不了母亲做的荠菜饺子,咬一口,鲜香四溢。还有儿时餐桌上的荠菜炒香干,香干的醇厚与荠菜的清鲜相互融合,既有豆香的绵长,又有菜香的清爽,那是艰苦岁月里最朴素的慰藉……

收回思绪,看着脚下几丛青青的荠菜,我想,今天,我一定要剪一盘荠菜给家人尝尝鲜。于是,我俯下身,没有剪刀,只能把它们先连根拔起,甩掉泥巴,再用指甲掐去根部。没有袋子,就暂时握在手上。脚边几丛拔完后,我继续往前找。奇怪的是,走了好长一段路,连荠菜的影子都没发现。单凭手中的几根,放汤都不够,怎么办?

我闷闷地回到大路上。“你在干吗?”大姑子迎面走来,见我手上握着几根荠菜,顿时明白了,“摘荠菜呀,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”

我随着她来到一大片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杂草和零星小花的空地。“这里有荠菜吗?”我有点怀疑。“你仔细找,保证不让你失望。”她朝我挤挤眉,“我回家拿剪刀去。”

我蹲下身,扒开草丛,仔细搜寻。果然,草丛中散布着一棵棵长而翠嫩的荠菜,不认真看,还真发现不了。我一棵棵小心拔起,掐去根部,理得整整齐齐。偶有拔断根的,我也舍不得丢弃,把零散的嫩叶一片一片理平,宝贝似的攥在手中。一会儿就攒了一大把,我把它们放在地头,继续找,继续拔。

“摘了多少了?”不一会儿,大姑子拿着一个塑料袋和两把剪刀回来了。“你看,一大堆了!”我夸大其词地朝放荠菜的地儿努努嘴。“我不骗你吧?我打小在这儿长大,哪里有荠菜,哪里可以摸螺蛳,哪里长马兰头,我门清。”她满脸自豪,递给我一把剪刀,微笑着蹲下身和我一起剪起来。

我们一边剪,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。春风又起,荠香遍野。阳光依旧和暖,我整颗心都像盛着春光,轻轻开出了花。

## 光阴故事

## 还没到手的菜油

何有才

喘不上气,秆子长不直,结不出好籽。

小时候我不懂,只觉得母亲太凶。在母亲眼里,油菜花从来不是花,是庄稼。她一辈子守着土地,没说过漂亮话,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留下,可她拽住我的那只手,她说“别糟蹋庄稼”时沉下的脸,比什么都清晰。

母亲走的时候,油菜花开得正盛。那漫山金黄,终究成了她最后一季没有到手的油。之后每年春天路过花田,我总会停下来多看一会儿。风吹过来,花穗摇摇荡荡,像在点头,又像在摇头。恍惚间,觉得母亲还站在田埂那头,腰上系着那块褪了色的蓝布围裙,正弯着腰扶撑歪倒的油菜花,额角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淌,还没落地就被风吹干了。我想喊她一声,风却把花吹得乱颤。

花谢了,结出籽,籽榨成油。每当厨房里飘出那股熟悉的菜籽油香,我就觉得母亲还在。她把自己活成了油菜——平淡、实在,却滋养了我的半生。

如今看花的人多了,懂花的人少了。每到春天,总有人为拍张照片,踩进田里压倒一片油菜;有人摘花扎成花束,拍完随手扔掉。他们眼里的春天是风景,是可以随意进入的画布,却不知道这片金黄的背后,是农人从去年秋天就开始的操劳——深耕播种,冬日间苗,开春追肥,防虫抗旱,哪一步都不敢懈怠。那一脚踩下去,踩断的不只是一根秆子,更是农人滴进土里的汗,还有本该到手的油。

母亲没来得及看见那一季的收成,往后每一年的花开,我都替她看着。这漫山金黄,早已不是单纯的风景。

前几日路过油菜田,春风正紧,花浪翻滚如海。几个游客举着相机就要踩进花田,我上前拦住,重重说了声:“别踩坏了庄稼!”他们一愣,对视一眼,默默退回了田埂。

风过处,花穗轻轻点头。风里,依旧是母亲当年闻过的花香,混着泥土的气息,久久不散。



春水微澜 孔祥秋 摄

## 城市笔记

## 水桶的问题

葛新胜

饮水机是次品?我不由得发起牢骚:现在有些东西质量真差啊,害得我还需再跑一趟。想到这里,我把新饮水机捆好,带去调换。店主听我说完,一脸狐疑,却还是热情地给我换了一台。

回去的路上,我自我调侃起来,这回总没有问题了吧。到家后,我迫不及待地给换来的饮水机拆去包装,妥善放置。出乎意料的是,饮水机还是渗水。我急了,有些狂躁,问题出在哪里呢?我看了看纯净水桶,瞅了瞅饮水机,觉得还是饮水机的问题,纯净水桶怎么会渗水?

我心里有无尽的埋怨,甚至怀疑小店的饮水机都是不合格

产品。见我杵在那里发呆,妻子走了过来,帮忙寻找原因。会不会是桶的问题?妻子提醒我。

不会吧,桶能有什么问题,难道桶漏了?想到此,我决心排查一下,于是把沉甸甸的水桶从饮水机上搬下来,封住口,头朝下,发现水一滴一滴落了下来,很密集。定睛细看,水桶的封口软塑料上竟有几个小窟窿。换了一桶水,饮水机再也不渗水了。

真相终于大白,我猛然觉得有些滑稽可笑。我一直坚持的、自以为是的想法,竟是错误的。仔细想来,生活中像“水桶的问题而非饮水机的问题”这样的问题,遇到的还少吗?我不禁莞尔。

家里的饮水机没水了,我到附近的小店买了一桶水,撕掉桶口的标签,顺势把水桶口朝下,放了上去。

忙完手里的活,我准备接杯热水,却发现饮水机旁边湿漉漉的。我第一反应是饮水机坏了,否则不至于渗出水来。可任凭我左瞅右瞧,也没发现问题出在哪里。

定是饮水机年久出了故障,我心想。既然饮水机已坏,那就买个新的。想到这里,我便寻得一家店铺,买了一台饮水机。新饮水机送到家里,我三下五除二,把旧的饮水机换了下来。哪承想,新的饮水机依然往下渗水。

真是奇了怪了!难道新的